

麦收的时节

□田迎旗

每当初夏，凡听到黄鹂鸟的叫声，童年时麦收的景象就会一幕幕展现在眼前：清晨，被布谷鸟叫醒的人们早早地起床，踏着朦胧的晨曦出工开镰收割，一望无际的麦田里金浪涌动，大婶阿姨们手持锋利的镰刀从田边依次排开，你追我赶、争先恐后，镰刀在手中飞舞，霎时间，一排排整齐的麦穗被摆放在地面上。从田间地头到乡间小路，收割、装车、拉运……处处可见人们忙碌的身影。生产队的打麦场上，大人们黝黑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。

20世纪60年代，农村还没有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土地经营权还归集体所有，每当麦收前夕，村子里处处流淌着丰收的气息，站在村头一眼望去，金黄的麦田如万亩倾涛波浪起伏，微风吹来，空气中带着小麦的清香。这时，生产队里忙着修路搭桥、购置农具、平整打麦场，家家户户磨镰修车忙个不停。临近收麦时，村镇的集会叫小麦会，是老农们每年为了购置农具、在收麦前自发形成的集会，在这里更是充满着浓浓的麦收气氛，草帽、镰刀的叫卖声此起彼伏，一个个桑叉、木锨的买卖摊上被人们围得水泄不通。为了培养学生爱集体、爱劳动的爱国主义情怀，每年麦收时节，学

校都会放假，组织小学生参加生产队的义务劳动。每当开镰收割，老师们总是带领学生们投入麦收第一线，为大人们送饭、送水，帮助人们磨镰推车……尽量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，为生产队分忧解难。为了做到丰产丰收、颗粒归仓，老师们还会组织学生们组成拾麦突击队，把掉落在地上的麦穗捡起来。为了调动大家的劳动热情，有时还会分片包干，分组进行劳动比赛，最后再评出模范小组，模范小组的学生们会被奖励或分发丹、清凉油等，以此鼓励先进、鞭策后进。

田里的麦收现场，清晨总是以收割为主，收割后的小麦经过晾晒待水分蒸发后即可装车拉运，一辆辆牛车、架子车装得像一座座小山在田里艰难地移动。这时，学生们就会簇拥上去你推我拽，将车子护送到马路上，然后再返回来小心翼翼地清理掉在地上的麦穗。骄阳下，小朋友们豆大的汗珠布满脸颊，一张张娇嫩的小脸被太阳晒得透着红晕。生产队里的打麦场，是男人们竞技身手的地方，摊场、起场、扬场、打晾等都是技术活，关键环节和关键岗位总是有那些技术过硬的老农去完成。中午过后，摊铺在麦场上的麦秧被晒得发烫。这时，饲养员就会套上耕牛拉着石碾对麦秧进行碾轧，石碾发出吱吱呀呀的叫声，

每当叫声戛然而止，大人们就会快速将麦秧收起来，把经过脱粒后的麦子里夹着麦糠集中堆在一起形成麦堆，这时再迎着风势，一锨掀将小麦铲起撒向空中，由于风力的作用和老农扫帚的有效配合，金黄的麦堆逐渐由小到大、由少到多，麦粒如颗颗珍珠，晶莹透亮。这时，人们的脸上无不透着幸福和满足。

小麦是中原地区的主要作物，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对小麦都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。在农村，其他粮食都叫杂粮，只有小麦磨成面粉后才叫“好面”。由于小麦生长周期长，加之缺乏科学种田知识，普遍存在投入多、产出少的现象，人们除了逢年过节和家里人来客去外，平时都难得吃上一顿好面馍。红薯是高产作物，为了能让社员们填饱肚子，生产队里大面积种植红薯，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“红薯汤，红薯馍，离了红薯不能活”。家家户戶一日三餐都离不开红薯。小时候由于我长期营养不良，身体、脾胃都极度虚弱，家里总是把平时省吃俭用的“好面”用来贴补我。记得有一次我生病，几天在床上不思食欲，妈妈跑东家、串西家，终于借来了半碗“好面”。当妈妈把一碗热腾腾的好面粥递到我手里时，在一旁的哥哥愤愤不平地说，看小弟害病多好，以后我也经常害病，让你们也给我做白面粥。

民以食为天，手中有粮、心中不慌，麦子的收成，决定着年内人们的生活质量。在村子里，哪个生产队的小麦收成好，社员们家中有余粮，群众就会扬眉吐气，周围的人就会另眼看待，十里八村的大姑娘们就会托人介绍嫁到这里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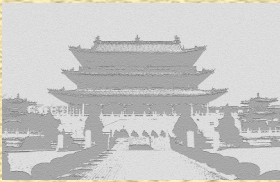
在我童年的时候，长期被贫困围绕的人们受尽了饥饿的折磨，人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有饭吃、有衣穿。那时候，经常听大人们讲起从前的故事，相传新中国成立前由于村子里土地少，收成微薄，人们大多靠外出扛长工、打短工来维持生计、养家糊口。多少年来，村子里流传着一首民谣：世代代地里忙，年年岁岁无余粮，灾荒之年卖儿女，望穿秋水渡灾荒。据有关史料记载，村子里由于人均土地少、粮食产量低，历史上有不少志士仁人潜心改变人们生活、提高粮食单产，但小麦亩产一直徘徊在50公斤左右，凡遇上灾荒之年，村民们都会背井离乡、妻离子散。民国年间，由于连续三年大旱，粮食颗粒无收，一年内村里就有十多人被饿死，不少人被饿死后由于没有衣服和棺材，都是赤身裸体葬在村外的一个壕沟边，后来那里被人们垦荒种上了南瓜。村里便称那里南瓜沟。在后来的几十年间，南瓜沟的南瓜个儿大心实，产量高、味道鲜美，还适宜存放，养育了

村里一代又一代人。人们说，这是祖先们对后人的恩赐，把自己最后有限的资源全部奉献给了后人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农村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，社员们的种粮积极性空前高涨，科学种田知识迅速得到普及，小麦亩产大幅度提高，群众的生活水平由原来的温饱快速向小康过渡，实现了生活水平的大幅度跨越。

多少年过去了，每当我回忆起当年麦收的情景，就似乎又找回了童年的欢乐与幸福。那时候，虽然年纪小，可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体验收获的感觉是那样的充实和快乐。如今传统的收麦方式被隆隆的收割机声所淹没，骄阳下人们挥镰收割、打麦场上那飞转的石碾和老农传统竞技，也许将永远离开了我们的视野，成为历史的记忆。当人们再次走进麦收的田间地头，看到的是随着隆隆的机器声响，金黄饱满的麦粒被收割机溢出体外，收割、脱粒、耕作、播种等多种作业一次性完成，实现了农业现代化，缩短了收麦时间，减轻了人们的劳动强度，实现了几代人的梦想。看到了这些，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的麦收现场，是因为从那时起我才逐渐学会了勤劳俭朴、爱岗敬业，培养了自己热爱集体、热爱劳动的个人情操。

总第一四二五期



春天是什么

□武国珍

春天来了。春天是美的，美得不知道如何去形容。我要赞美春天，用实实在在、真切切地对春的感知和理解。

春天是暖和。这暖和是来自大自然的，是沁人心脾、深入骨髓的。这暖和带着花草的芬芳、空气的清新和阳光的味道。

清晨，一轮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。在阳光的照耀下，大地慢慢开始苏醒，阳光下的人们也自觉或不自觉骚动起来。

瞧那边，一群大爷大妈坐在太阳底下一边晒暖，享受着阳光的恩赐，一边谈南地北、古今中外、家长里短地闲聊，还不时发出惬意的、爽朗的笑声。

看那边，几个年轻后生哪顾得“春捂秋冻”的古训，急不可耐地脱去捂了一冬的冬装，换上薄薄的、时髦的外衣，尽情展示着优美的、苗条的身材。一个个花枝招展，光彩照人。

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。一群鸭子在水中尽情地、放肆地嬉戏着，荡起层层水波，它们不时发出“呱呱”的笑声，仿佛向人们炫耀：春天是我们的！

春天是解馋的。春天一到，地里各种野菜便争相破土而出，荠荠菜、面条菜、马食菜（学名马齿苋）、蒲公英、灰灰菜等等数不胜数。还有树上的槐花、榆钱、香椿和嫩柳芽等。看吧，河坡上、田野里，到处是挖野菜的人们，欢声笑语不绝于耳。

小时候，我们最盼望的就是春天。春天到了，母亲会将从地里挖回的野菜变着法地做给我们吃：马食菜和着玉米面焙成饼，香脆酥软；还有用别的野菜和着玉米面做成丸子上笼蒸熟，再将这些野菜丸子做成丸子汤，吃起来很美味。母亲还将将回来的嫩柳芽用开水焯熟，凉水处理后配以蒜泥、醋、食盐及少许的香油拌匀，吃起来清香中略带苦味，就着玉米面饼和红薯面窝头好吃极了。在过去那些很少吃肉的年代，母亲做的野菜食物无疑是最好、最解馋的美食。只是后来不知为何这些东西却少有人问津，不过当下这些野菜被人冠以纯绿色食品再次成为人们餐桌上的美味。

春天是热闹的。春天到了，随着气温的日渐回升，熬了一冬的人们纷纷走出户外，去充分享受春天给人们带来的恩赐。无论城市还是乡村，到处是一片热闹的景象。老人们走进公园、广场，或跳广场舞，或打各种健身拳，性情来的时候也可以跟着音乐高歌一曲；年轻人约三五个好友走进大自然，去感受春天的阳光、空气和鲜花；更有天真爱动的孩童，他们尽情地、肆无忌惮地在小区里或者田野里撒野、嬉戏打闹……

还有那些叫得出名、叫不出名的小鸟也开始多了起来，它们凑到一块叽叽喳喳相互诉说着寒冬的憋屈、迁途的艰辛及对春的见解，好不热闹。

春天一到，春会就多了起来。春会是很热闹的，按照传统，春会是要唱大戏的，也叫春戏。春戏一般唱三天十场戏，请的是当地传统的地方剧种，比如曲剧、豫剧、越调等。但也有请外地剧种的，只不过少之又少。过去，哪里唱春戏，方圆十里八村的都来看戏，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爱看戏。

春会当然离不开买卖东西的，有摆地摊的，也有要把子卖艺的，但大多是凑热闹闲逛的。春会分正会和偏会，正会那天各家各户要设家宴招待前来做客的亲朋好友。宴席上少不了猜拳行令、推杯换盏。当下，由于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，宴席一般到下午早早地就结束了，各回各家。而在过去，大都是要闹腾到夕阳西下，客人才恋恋不舍地离开。

今年，这个别样的清明

□宋 斌

今年的清明，于我而言，注定是不同的。

年前农历腊月二十三，祭灶那天下午，我亲爱的老父亲安详地走了。

按农村习俗“百日不烧纸钱，三年不添坟墓。”母亲说，今年的清明节就不再回去了。以往的每个清明节，只要我一赶回老家，总是父亲一手拎着装满供品和纸钱的篮子走在前，我掂一把铁锹跟在后，向祖坟走去。他挨个坟烧纸钱，我跟着挨个添坟。父亲边烧纸钱，边喃喃地告慰坟里的祖先我回家给他们送钱来了，祈求祖先保佑儿孙们一切安好。

自今年的清明往后，这样的场景不在了。我知道，它已烙在了我的脑海深处！

父亲在世的八十余年里，前半生与贫困作斗争，后半生与疾病作抗争。小时家贫，兄弟姐妹五个，父亲坚持让我们都读书求学。但为了帮助父母挣工分，大姐过早地下了学。后来哥有一天说不想上学了，理由是和他一起的几个同学都不上了，父亲气愤地掂个鞋追打了几个村庄。实在追打不上了，回家后父亲气呼呼地说，将来你后悔了，想上也上不了！过了不到一年，哥果然后悔了，父亲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他上学，结果因撵不上课程，哥最终还是退学了。八十年代末，我考上大专院校，算是村里吃农家饭的子弟中第一个考上大学的。为此，村里还特批送了我家三百元钱。这以后也成了村里不成文的规矩。为此，父亲摆足了酒席，演了电影，答谢乡亲。

回想儿时求学的艰难，不光是家中生活的拮据。因大生产解散，分田包干，原大队一分为二，新成立的大队（村委）没了学校可上，我也曾一度辍学。父亲那时很着急，后来同学们曾在知青走后留下的露天半间破厂房里对付了一段时间，直到小学毕业。

求学路几度波折，父亲都始终坚持让我求学找出路。等我考上县一高后，父亲更提足了。之后几年里，父亲竭尽全力，供养我上学。记得高中时有一天回家拿生活费，家中实在凑不出多余的钱。大雨中，我哭着走了。走了几里地，猛一回头，才发现父亲披个塑料布，赤脚踩着泥水，跟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……迷失我双眼的分不清是

委屈的泪水抑或愧疚的泪水。

为改善家中生活条件，父亲带领全家人起早贪黑，拉土垫宅，打坯、烧土窖，先后盖了两座砖瓦房。从吃不饱、穿不暖到能住上砖瓦房，现在想想，那时付出了多大的艰辛呀！

父亲是个退伍兵，转业时被安排到了公安局。在那个经常整人斗人的年代，心慈手软的父亲无论如何是下不了手的。在请求调换工作未果后，对种地不在行的父亲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卷起行李回乡务农！回乡不久，好心的大队干部又把父亲送到公安局上班。父亲最终还是因不能调换工作再次选择回乡务农。我毕业刚上班，在乡派出所竟然遇到了在此工作的父亲的老战友。谈到宅心仁厚的老父亲的境遇，他的老战友一时唏嘘不已！

父亲年纪大后，得了几次大病，先是中风偏瘫，后是胸腔积液，先后又做了疝气手术，前几年还做了骨折手术。邻居们都说，我父亲一生胆小怕事，与世无争，但每次大病都咬牙挺过来了。父亲内里其实是坚强的。最后这次脑梗塞，是不可逆的，老父亲因昏迷住院一段后，医生说只能恢复到这样了，便催着出院。父亲也一遍遍用含糊不清的话说“我要回老家。”回老家整整一个月后，他静静地走了。一如他的为人处事，生怕给子孙添麻烦，拖累家人！我憨厚的老父亲呀！

以往回老家，离家越近，心情越迫切，恨不得一步赶回那个儿时无尽乐趣的地方！自父亲走后，几次回老家，离家越近，心里越慌！泪水一次次模糊了双眼。走着走着，竟然忘了回家要干什么。心中的慌乱无以言表，这是一种怎样的“近乡情更怯”呀！回家看到父亲去后空落落的老院子，忍不住泪如雨下，失声痛哭。这还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吗？我只知道，自此以后的清明，将是没有了父亲陪伴的清明。

父亲走后，多日不能释怀。直到儿子的考研成绩出来，心里稍感慰藉。在今年这个别样的清明夜里，我久不能寐。已近子夜，在大学实习的儿子也没休息，很快看到了我刚发在家族群里的这篇短文，一句“春风化雨，思念绵长”回复我，并劝我节哀，注意休息。谁知在医院值夜班的妻子也看到了，有人泪流满面，小哭了一场。

今年，这个别样的清明呀！



泡桐花开春意浓 吕科摄

我们俩

□李会霞

我和奶奶坐在院子里。小黑狗卧在脚边，几只母鸡咕咕叫着来回走动，石榴树、葡萄藤、两株凤仙花，都静默无语。

玉米秆正烧着火，舔着黑黑的锅底，火焰发出啪啪的声音，冒出缕缕烟雾来。那燃烧的味道直钻进鼻子里，又分成丝丝缕缕，遍布全身。整个人就在这有点儿甜、有点儿焦的味道里沉静下去。

奶奶要给我煮鸡蛋吃。我烧火，奶奶拿鸡蛋。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。

这是下午三点的秋日阳光，明亮温暖。

鸡蛋煮好了，捞出来放凉。祖孙俩就在阳光里坐着，并不怎么说话。

阳光有令时光静止的魔力。似乎坐了好久好久，暮一抬头，太阳依然又大又光芒万丈。天空湛蓝，远远一朵白云，新出土的一望无际的麦田，都给它做了最和谐的背景。这一切融合在一起，散发出一股清新温暖的泥土的芬芳。

秋风卷着树上和地上的叶子，飒飒作响，像经典电影里的背景音乐一样低回沉寂。

我说，奶奶，给你剪剪指甲吧？奶奶像孩子一样，乖乖伸出手来。这一双手粗糙又纹路横生，指甲缝里都是泥土。我认真剪着，奶奶望着我，安安静静。

想起小时候，常常把小脑袋放在奶奶膝盖上，奶奶用她粗糙的手摩挲我的头发和脸，我猫一样趴着不动，享受人间最宠溺的爱抚。

现在也想趴在奶奶膝上，可是奶奶越来越老，越来越小。

我坐在她身边，愈发显出她的瘦小，奶奶已经百岁有余，她是真的老了。

奶奶平氏，无大名，小名大姐。生于哪一年不知，身份证上写着

1914年。

奶奶从不谈往事，不知是真忘了还是不愿回忆。只从父辈零星的描述里，知道奶奶嫁给爷爷后，我太奶奶对她不好。

奶奶一生养育五男二女，为了活命，讨饭、流浪、辛苦劳动……

我是奶奶的大孙女，出生没多久，就跟奶奶睡，直到上初中。

半夜饿了，做了一天农活的奶奶起来给我擀面条吃。

半夜不想睡，就一定要奶奶抱着我到家隔壁学校操场悠悠。

长大后不知是邻居们说多了，还是我确实有模糊记忆，好像真就记得在夜里，奶奶迈着小脚，抱着胖乎乎的孙女走在操场上，孙女看着清亮的月亮，再迷迷糊糊睡去。我却清楚地记得冬日清晨，奶奶把我抱在怀里，用手焐热了棉衣棉裤再给我穿上。

记得奶奶把我放在厨房炉火旁，给我烤红薯吃。

记得奶奶一把一把给我剥瓜子仁吃，我总是一口吞掉。

记得我笑着跑着扑到奶奶怀里，碰掉了奶奶一颗牙……

童年记忆里都是奶奶，都是奶奶的怀抱。那时的我，觉得全世界都像奶奶的怀抱一样踏实温暖。

当然记忆里也有奶奶的哭声：子女众多，家境贫寒，一次次分家，一次次吵闹，锱铢必较……

爷爷在我没出生就瘫痪了，是奶奶的一个伺候。稍不如意，爷爷就对奶奶发脾气。我气不过，故意惹爷爷生气，爷爷拿棍打我，我一边跑一边说，你打我呀你打不住。奶奶看见了，就把我拉走，说不能惹爷爷生气。

奶奶从没有打骂过我，一句重话都不会说得。

长大了，外地上学第一个月回家，第一件事就是找奶奶。奶奶一见我就哭，我也哭，祖孙俩并不说话，一任眼泪恣肆。

